



中国农村描写

——农村通讯选

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编



三联经典文库

012

中国农村描写 ——农村通讯选

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编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农村描写——农村通讯选 /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.
-- 北京 : 生活 · 读书 · 新知三联书店, 2012.6
(三联经典文库)

ISBN 978-7-108-03897-5

I. ①中… II. ①中… III. ①通讯 - 作品集 - 中国 -
现代 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9502号

012 中国农村描写——农村通讯选

责任编辑	项 敏
封面设计	罗 洪
责任印制	张雅丽
出版发行	生活 · 读书 · 新知 三联书店 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)
邮 编	100010
经 销	当当网
印 刷	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	2012年6月北京第1版 201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 印张 6.75
字 数	92千字
印 数	0,001-3,000册
定 价	24.00元

目 次

序 1

(一)

-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 李亚夫 5
江苏盐垦区农村经济速写 陈洪进 13
东太湖围田始末记 张潜九 24
浙江贝母合作社之过去与现在 林 风 36
在农村改进的实际工作中 杨立人 45

(二)

- 萧县东南乡的农业生产方式 卢株守 59
鲁南临、峰、滕三县的租佃制度 黄鲁珍 69
商业资本操纵下的无锡蚕桑 钱兆熊 73
税捐重负下的凤阳农民 李作周 80
建筑在鸦片烟上的涪陵农村 陈望谷 86

(三)

- 吴县东山聚村素描 张潜九 93
乡居日记（二十四年暑假）
——河北巨鹿县某村镇 陈提撕 102
浙江上虞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 林志远 110
河北平乡的民变及其社会背景 赵泽生 117
最近苏州的农民闹荒风潮 吴大琨 123

(四)

- 广西水岩坝矿区的工农生活 麦法朗 129
湖南临武琶溪农民挖煤概况 周作杰 136
广西郁林手工棉织业 陈业堃 145

(五)

- 绥远蒙民底乡村生活 庞善守 153
蒙古乡村社会底奴隶制度 庞善守 159
广西龙州的土官 农锡瑞 168
瑶民社会的原始生活 蒋学楷 178
广西的歌墟 贾 农 183

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农村通讯征稿办法 193

序

中国的农村经济破产了，大多数的中国农民正在饥饿，死亡和挣扎之中。

中国的农村问题虽然严重到了极点，然而较正确的农村经济书籍，还是异常缺乏。直到现在，街头上流行着的，除掉改良主义者的歪曲宣传之外；所谓科学著作，大多也只是些空泛的理论，和生硬的统计，为着正确认识现阶段的中国农村问题起见，我们必须要用丰富的事实在充实理论，同时要用正确的理论来分析事实。

过去我们曾经编了一本《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》，想在理论方面多少有点贡献；现在我们又要来介绍这本小册子——《中国农村描写》，这里包含着许多活生生的具体事实，它是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极宝贵的参考资料。

这本小册子所包含着的二十三篇短文，是从最近一年来本会所发表的一百多篇农村通讯中间选出来的最精

彩的作品。全书分成五个部分：

第一部分叙述帝国主义势力如何支配中国农村经济，都市资本如何侵入农村，和各种改良主义如何到处碰壁；

第二部分叙述中国农村中的生产方式，以及中国农民所受种种半封建的剥削；

第三部分叙述中国农村经济如何破产，中国农民如何地在死亡中间挣扎；

第四部分叙述中国农村中的几种副业，以及失业农民如何又从这些副业中间被抛弃到街头上来；

第五部分叙述几种最落后的社会制度，及其如何没落，如何蜕变。

农村通讯既不是走马看花式的游记，也不是生硬的统计数字堆砌着的调查报告，它是农村中间最进步的青年，直接地从生活中间体验到的极深刻的现实问题，因此，农村通讯的实际价值往往是在一般人的估计之上，这本小册子的出版，目的不仅是在介绍许多研究资料；同时我们更想鼓励一般乡村工作青年，共同来扩大这种通讯工作。

(-)

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农村的一个实例

李亚夫

远在二十年以前，英美烟公司便到山东胶济铁路中部一带开始它的烟草种植事业。据老年的农夫告诉我说，开始种植的那一年，大约是民国四年（一九一五）吧，“洋人”先在这里附近的坊子雇工种植六十亩，作为试验；到民国六七年，我们这二十里堡一带，也都种遍烟草了。最初，我们这一村庄上一百二三十家人家之中，试种烟草的只有二三家，后来逐渐种开，愈种愈多，到现在差不多十家有八家种烟了。据说，胶济路上黄旗堡以西，周村以东，近几年都已或多或少种些烟草。这样加速度的发展，我们当然不能不感谢英美烟公司的“恩赐”。

种烟是很费人工的，所以有十亩地的中等农户（这里是大亩，一亩可以抵三官亩），至多只能种烟二三亩；

地最多的富农，种五六亩也已了不得；愈是地少的那些贫苦农家，种烟的比例倒反来得大，有时甚至把零细的农田，完全种上烟，作“孤注一掷”。

谷雨一过，就要把烟种撒下秧田，天天喷水，晚上要把干草盖好，早晨揭开。忙中拔麦，那时烟苗已经长好，需浇水。在已经拔掉麦的田里，先下肥料（豆饼或肥田粉），后将烟苗种入。天天要浇水，三天后就能活。长到二三尺时，更时常需要水分。经过了三个月，到八月间，就可以收获。收下后，即需用极高的温度烤，最多不能停留三天。烤好后，再依色泽分等次，方能出卖。因为种烟需有这样高度的技术，便加重了生产的成本费。没有本钱的农民，在烟草生产过程中，便不得不投到高利贷者和商业资本家的怀里。烟苗的培植，大部分的农民固然自己来进行；也有些农民向人家去购买，每亩烟苗的价钱自二元至四元不等。其次，豆饼或肥田粉是少不掉的，每亩普通需十五至二十元。再加上烤烟的煤，每亩支出总要在二三十元上下，人工还不在内。

预备了这样一笔巨大的本钱来种烟的，除掉地主或

富农外，可说是找不到的。在农村大部分的人家，特别是近几年来，几乎都在饥饿线上打滚，已经毫无能力从事农业上的再生产。可是“种烟”这种生产尚能引诱他们，促使他们走上“投机”之路（农民们都把种烟看做赌博）。而一般肥料商人和煤炭商人便乘机吸他们的血。当农民们要下豆饼或肥田粉而无钱购买的时候，只要有可靠的担保，便能向豆饼行或肥田粉商赊取。需要煤炭的农民，也同样可以向煤炭行赊取。赊价与现买价之间，自然有惊人的差异。例如，豆饼一片，现买只需五角五分，赊价需七角；煤炭每百斤现买只需八角，赊价需一元。赊欠的时期先后不过六个月，这样高的利息已超过一般的利率以上。赊饼赊煤也要相当的信用，没有信用的种烟农民，只得先向高利贷者借了钱再去买饼买煤，利息也高至二分三分。

这些旧式的高利贷和商业资本，在帝国主义支撑之下尽其“触手”的能事。他们帮助了英美烟公司让农民生产大量的烟叶，而英美烟公司却不顾农民的血本，垄断价格，廉价收买农民的烟叶。在二十里堡，有南北两个公司，厂基二百亩，于民国五六两年先后

开办，专门收买烟叶，同时在厂里烤好，装上火车，运往青岛上海，以供英美烟公司卷烟之用。每年十月以后，公司里的“洋人”都来了。隔了几天，“开磅”的牌子一挂起来，卖烟的农民便纷纷赶来。前几年，因为避免拥挤，照公司的规定，需依“炕票”的号数入门。每天规定几百号，轮不到的便不准进场，轮到而有三次不去的需将“炕票”取消。“炕票”是按照烤屋发的，没有烤屋的人家也就没有“炕票”，这些人家只得向邻家商借，借不到的时候甚至出重价向人家去租，租用一次竟有花二三十元的。近几年因为华商日商纷纷来山东收买烟叶，而且在价钱上不免互相竞争，于是农民可以自由出卖，不必专卖给“大英公司”一家，所以依照“炕票”号数轮流的制度，最近几年已经废止。可是一般种烟的农民，对于“大英公司”的魔力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，宁愿吃亏，依旧把烟叶往这里送。所以现在卖烟时节更比往年来得拥挤。有些农民来自几十里甚至百里以外，在公司门口等待十多天之久，晚上餐风露雨，宁可把衣被盖烟叶，使自己的身体挨冻。白天便战战兢兢，想早些能挤进门去，

把烟叶换到钱。挤伤人的事情，也时有所闻。

既然挤进了门，便把烟叶挨次排好，一任“洋人”（看烟师）看了货色定价钱，毫无还价余地。烟叶是放在竹筐上的，要是你有一筐不愿意卖，其他各筐也就应该赶快退出，不准再卖。所以无论价钱高低，农民只得忍痛脱手。最初种烟的时候，因为要取得农民信仰^[1]，所以价钱很好，农民中的确有发财的；可是种烟的人家一增加，烟价便一年年跌落；从前每百磅能卖五六十元的，近年只值二三十元。前年山东种烟面积最大，而烟价最贱，平均每百磅不到十元，甚至有每百磅二元的。农民花了极大的本钱和劳力，连饼钱和煤钱也收不回来，所以因种烟赔本而自殉的惨案，也时常发生。当然，因种烟亏本而“债台高筑”或“倾家荡产”的农民，更是普遍了。

英美烟公司在这里收买烟叶，除掉主要的几个洋人总管一切外，完全假手于中国买办。有一位姓田的买办，差不多是谁都知道的。他是天津人，据说当初

[1] 原文如此。——编者注

就是帮“洋人”种烟的，后来为“洋人”所器重，即用他为买办，买办在农民看来，就是“中国账房”。农民卖掉烟，向中国账房领钱，在这时农民又加上一层剥削。凡是烟钱不到五元的，只发山东平市官钱局的钱票，不发整洋；因为兑价的上下，每块钱总要差一二百文。据说，这就是“中国账房”间各职员薪水的来源！买办的收入自然还不止于此。代“洋人”发钱，照例有百分之一的佣金。每年公司所收烟价及工人工资等支出，大概要在一千万元上下，佣金就有十万元左右。这位田买办在前几年还在农村中放饼放煤，兼营高利贷性的商业，每年从农民身上也能剥削十来万。现在这位田买办是胶东数一数二的财主，天津，青岛，上海等处都有他经营的工商业。从前郑士琦在山东做督军时，曾趁了专车，亲自到二十里堡来拜访这位田买办，为的是商量军费。

英美烟公司在中国，不但有像这一类的买办为它们尽忠，政府当局也为它们效劳。潍县的公安分局完全驻在公司里为它们维持“秩序”和“治安”，每月由公司津贴四百元，收烟的时候再临时增加。据说，政府还在

税捐方面予英美烟公司以种种便利。一方面，现行的卷烟税制对于他们特别有利，同时政府方面因为向他们预借税款，缴税时还有一个七折或八扣的优待。

银行和钱庄自然也为公司服务。每当烟叶上场时期，中国的银行或钱庄供给公司以钞票，每天要在十万上下。中国银行青岛分行差不多经常派了职员驻扎在公司里，潍县的钱庄也以此时送钞票至公司赚一些“脚步钱”为主要业务之一。近年来，潍县钱庄虽然受了土布业衰落的影响，倒闭了许多，可是到去年年底为止，还有三十六家。他们一方面为帝国主义者直接服务，同时还间接放款给农民，使农民有相当的种烟成本，为帝国主义者树立剥削的基础。

我们从上面的叙述中，至少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：“农民种植烟草以后，帝国主义者自然从农民身上榨取了最大部分的利益，作为帝国主义者附庸的买办，官僚，银钱业以及商业高利贷者，也分润了不少。而烟草的生产者——农民，却得到了绝少的好处，甚至成本都收不回来。”固然，我们也不能忘掉种植烟草的积极作用，例如相当的提高了生产力，发展了农村中市场的关系和

货币的流通作用。可是自然经济破坏的结果，使农民依赖市场的程度日益加深，生活程度相对提高。近几年来，英美烟公司受了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，把烟叶的价格跌了再跌，将恐慌的重担转嫁到农民身上。因此，使种烟的农民，走上了惨痛的窒息的道路。这就是帝国主义的“恩赐”！

一九三四年六月于山东，潍县，二十里堡。
(《中国农村》，第一卷，第十一期)